

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ZHENJING SHIJIE DE KAOGU DAFAXIAN



# 文明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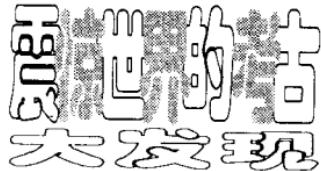
---

# 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

王天权 / 主编 郭文 / 编著



主编:王天权



# 文明的曙光

——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

编著:郭文

中国纺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曙光：中国史前考古大发现/郭文编著。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1  
(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王天权主编)  
ISBN 7-5064-1923-8/K·0013

I. 文… II. 郭… III. 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发现－中国 IV. K8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418 号

策划编辑：郭慧娟

特约编辑：梅严元

责任编辑：孙 玲

责任校对：俞坚沁

责任设计：何 建

责任印制：刘 强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 6 号

邮政编码：100027

电话：010—64168226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faxing@c-textilep.com](mailto:faxing@c-textilep.com)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7<sup>10</sup>/36

字数：106 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13.80 元 全套定价：82.80 元

---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考古活动往往与探险、历奇联系在一起，给人非常神秘的印象又充满戏剧性。它把失踪了的历史重新显现在你的眼前，本书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丛书之一。你想知道富有传奇色彩的“北京人”考古发掘，令人喟叹的西藏昌都“卡若文化”考古发掘，以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一系列震惊世界的考古发掘……不妨读一读本书，它会引人入胜却又历历有据地向你诉说这一切。

# 序

通过对历史、自然与生物“遗存”自觉地考察，再现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存在之原始景观的现代考古活动，始于欧洲 19 世纪中后期。此前的文献曾经零星地记载过盗墓贼、冒险家、寻宝者非法发掘活动中的惊人发现。

一个多世纪以来，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类、民族、国家、生物乃至地球地质等方面

历史面貌。与此同时，考古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拥有系统发掘方法与分析逻辑的当代显学，并形成历史考古、地理考古、生物考古等一系列分支。对考古遗存的研究，不仅会让人们了解人类及其环境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可能为人类未来生活提供某些参考与指南。今天，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考古工作者几乎每日都有所发现，这证明人类对这个星球的演变、对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对人类自己的过去仍然知之甚少。广袤无垠的未知世界还在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考古活动给人非常神秘的印象，似乎总与探险、历奇联系在一起，令人浮想联翩。考古发现充满了戏剧性。但专业杂志上由考古工作者撰写的许多有关惊世发现的考古报告，虽学术严谨，却十分枯燥，缺乏可读性，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本丛书作者们在查阅大量考

古资料的基础上，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追寻世界范围内的重大考古发现历程，力图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融汇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等价值，将考古发现的趣味性与戏剧性表现出来，既具有很高的知识性，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近几年来出版的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科普读物之一。

本丛书所叙述的内容，只是无数重要考古发现与考古活动极小的一部分。要对 100 多年来世界范围内重要的考古发现作全面的描述，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已远远超出本丛书范围。因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

中国纺织出版社编辑郭慧娟小姐为本丛书的如期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并就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特此感谢。

王天权

2000 年 10 月暨南园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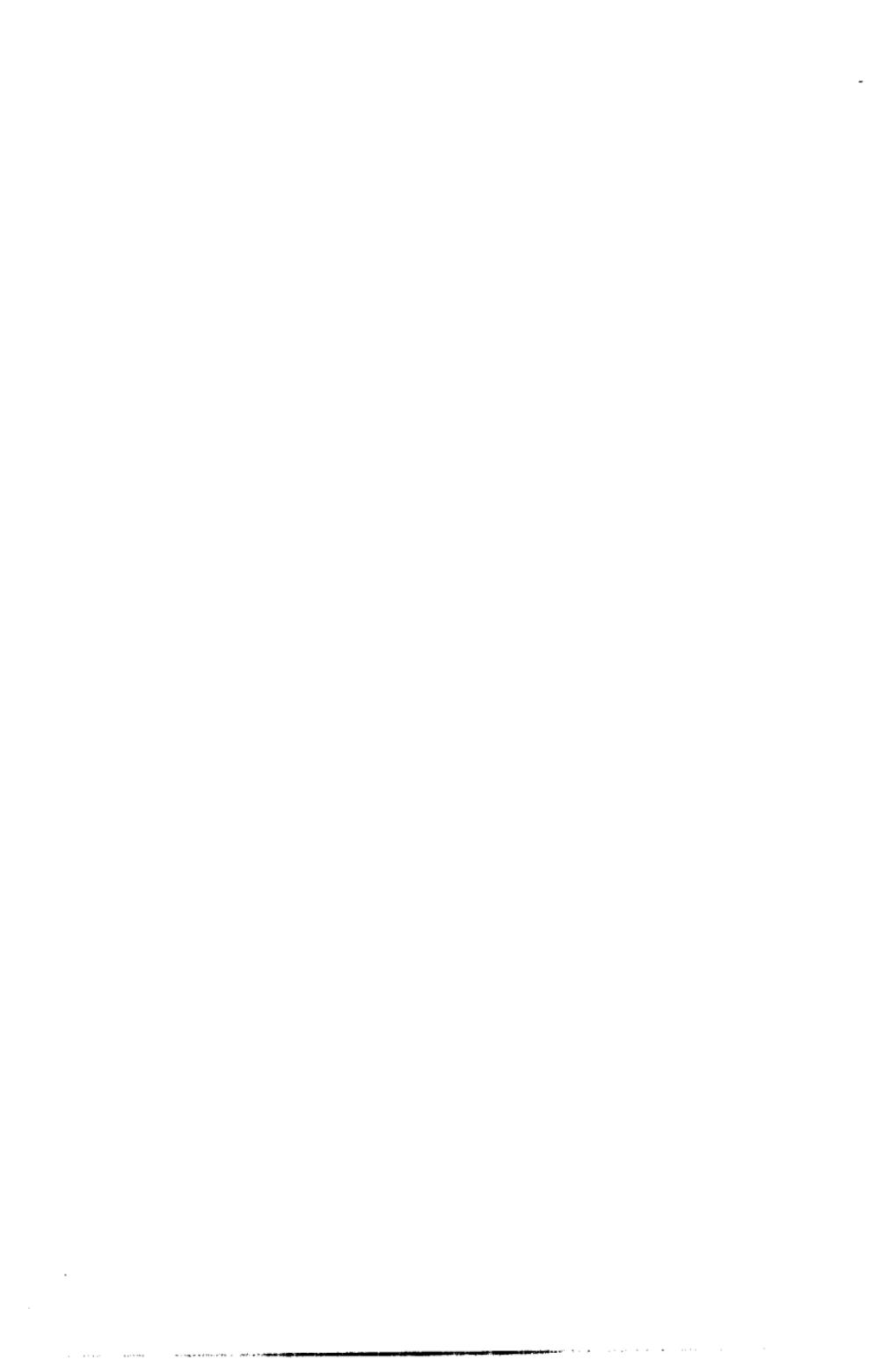
## 石与火的传奇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古发现	1
走出洞穴之前——山顶洞考古发现	31
繁荣的母系氏族公社——半坡村考古发现	51
长江之子——河姆渡考古发现	93
埋入墓地的历史——大汶口考古发现	139
战火连绵的时代——龙山时代考古发现	171
吴越之地的先民——良渚文化考古发现	201
征服高原的人——昌都卡若考古发现	227
后记	251



石与火的传奇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古发现

---





中国许多古人类化石的发现都是由“龙骨”引起的。“龙骨”作为中药铺出卖的一味普通药材，并不引人注意。大多数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龙骨”实际上是脊椎动物的化石。它带给人类的研究价值远远大于它的药用价值。几百年来，不知多少珍贵稀有的“龙骨”被人研成粉末吃进肚子，而隐藏在这些化石中的历史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1900年，德国医生哈贝尔从中国挑检了一箱“龙骨”带回去送给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搞研究。施洛塞尔发现其中有一颗牙齿很像人的牙齿，可惜这颗化石不够完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确认。但这颗牙齿仍然引起了西方古人类

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因为在当时，整个亚洲还没有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痕迹。

1914年初，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任矿政顾问。这位随身带着施洛塞尔对中国“龙骨”的鉴定材料的学者，一到中国就四处收集化石。1918年3月的一天，安特生骑着毛驴，第一次来到了周口店。

周口店位于当时旧北京城区西南大约50公里，从地理上说，正好处在山区和平原衔接的地方。它的东南面是华北平原，西面和北面是北京西山（太行山山脉的一部分）。这里的山势比较低矮，石灰岩层非常厚。由于石灰岩容易被带酸性的水溶解，因而形成了许多洞穴和裂隙，为化石的形成和保存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兴奋的安特生立刻开始发掘。但这一次安特生只找到了一些普通的化石，他扫兴而归，与周口店一别三年。

1921年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打算与安特生合作研究。8月，安特生请师丹斯基到周口店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他们在安特生三年前探查过

的地方发掘的时候，一个过路的老乡告诉他们不远处的龙骨山有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一行人来到龙骨山的北坡进行考察。

龙骨山南北长约 220 米，东西宽约 190 米，海拔最高点 145 米，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但是随着观察的深入，安特生越来越激动。他发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突发异想，这些锋利的刃口，会不会被用来切割兽肉呢？这种想法令安特生产生了一阵晕眩的感觉。他拍着岩石的断层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中国人的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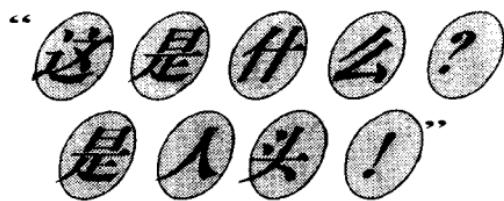
然而 1921 年和 1923 年两次由师丹斯基主持对周口店龙骨山的试掘，并没有引起令人进一步的激动。虽然两次发掘各得到一颗可疑的牙齿，但都被师丹斯基忽略了。直到 1926 年夏，师丹斯基在研究室整理标本的时候，才又从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两颗人牙。这个本来应该在五年前就得到的发现让师丹斯基百感交集，欣喜若狂。

这两颗人牙都是臼齿，一颗牙根残缺了，但牙冠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另一颗

牙冠被磨掉了，给鉴定带来了一定难度。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对这两颗牙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后在报告中写道：“发现的牙齿中有一颗是右上臼齿，它那未受磨损的齿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上是人类的……周口店的臼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猜测了。”

一锤定音，步达生为牙齿的主人起名“北京中国猿人”。



“亚洲东部存在早期人类”的消息立刻受到世界的注目。为了收集到更详尽的材料，必须对龙骨山的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支持之后，1927年春，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展开了。

这一年的发掘获得化石材料 500 多箱，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在 10 月 16 日找到一颗保存完整的人牙化石，为当年的野外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发掘成果令人振奋，小小的龙骨山好像有挖不完的化石材料。

1928 年的发掘面，选在上一年发掘面的东部，从山顶开始，开出一个长 20 米、宽 12 米的长方形地段。4 月开始的工作在 5 月下旬因为军阀内战的影响被迫停顿下来。到 8 月底，政局缓和，主持周口店野外发掘的步林和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裴文中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一直工作到 11 月底大地封冻。最后得到化石材料 575 箱，其中两件是“北京人”的下颌骨。步达生根据单个牙齿建立起来的“中国猿人”这个新属得到了更充分的证据。

经过两年的发掘，共挖掘出大约 6000 立方米的堆积物，按岩性的变化看，已经发掘了的 4 层均含化石。第 5 层非常坚硬，以至当时大多数人都以为已经挖到底部了。因此 1929 年开始的挖掘给人索然岑寂的感觉。前两年参加发掘和行政管理工作的步林、李捷、杨钟健等也在这一年年初先后



离开周口店到其他地方去工作。龙骨山考古的学术和行政工作压到了年轻的裴文中肩上。

柳暗花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29年下半年，阻挡发掘的坚硬的第5层被移开。到第6层，化石渐渐多起来。第7层化石更多更完好，水牛头骨、完整的鹿角、完整的野猪头骨，相继从第7层采掘出来。这时已是11月底，寒风瑟瑟，早到了应该停止野外工作的时候，但见到这么多的化石，裴文中兴奋莫名、欲罢不能。

发掘的部分渐渐缩小，发掘的地方也愈来愈窄，只容得下几个人发掘。裴文中推测这一次可能到了洞的底部。12月1日，洞下挖掘的工作人员发现发掘处向南伸展出一段空隙，小小的空隙中有很多化石，裴文中决定第二天再来探查。

1929年12月2日，星期一，天气清冷。上午的工作紧张而有序，一筐筐的砂土从挖掘坑中拉出来。由于挖掘的地方空间狭小，平时点的汽灯用不上，裴文中等四人只好一只手拿蜡烛，一只手挖掘。下午4点多钟，太阳沉下西山，北风一阵阵刮来，天气更寒冷了。

不知为什么洞里洞外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单调而有节奏的锤镐声，使龙骨山发掘现场显得更加幽静荒凉。“这是什么？”裴文中的声音突然在洞下响起，“是人头！”裴文中一声大叫，洞里洞外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盼望已久的兴奋和恍惚中。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骨资料，仅有爪哇岛的“爪哇人”、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因此可以想见一个史前人头骨露出端倪之时，在场的人们是如何一种心情。

有人提出立即把它挖出来，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最好第二天来挖。裴文中犹豫良久，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决定当晚就把它取出来。

这块头骨，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裴文中亲自动手，把化石周围的土掏空，屏息静气地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下来。由于整个头盖骨非常潮湿、易碎，尽管撬棍只是轻轻一撬，震动仍然使头骨的一部分破裂开来。裴文心中一阵痛楚，却也借此机会看到了头骨的厚度和脑面构造。后来，这点破损在整理中经过粘接完全修复了，对以后的研究没有丝毫影响。